

第一屆
新
北
市

文學獎

第一屆
新
北
市

新
北
市、新
文
學、新
心
靈

小說 第二名

月光迴旋曲

張曉惠



個人簡歷

臺北人，淡江大學中文所畢。曾任電腦雜誌採編、電視臺執行製作、高職專任導師，曾獲耕莘四十週年「臺灣之顏」文學獎、2007 全國臺灣文學營創作獎、第二十四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第九屆暨第十二屆臺北文學獎、九十九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第十一屆暨第十三屆菊島文學獎、第九屆暨第十二屆玉山文學獎。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老師的肯定，謝謝文學圓夢班啟疆老師的指導。
謹以此文獻給八八風災中的罹難者與倖存者，希望文字的力量能稍稍撫慰破碎的心靈。

文學獎

第一屆
新
北
市

新
北
市
、
新
文
學
、
新
心
靈

【小說 第二名】月光迴旋曲 張曉惠

起初他們也是心慌得很，甚至願意回到淚水澎湃隨時潰堤的時光，那時圍繞在身邊的人很多，很吵，熱鬧得連衣櫃底層、電視機後面電線纏繞的地方都被聲音填得實實的，無意間滑落一顆淚水，馬上有人伸過盤子來接，之後，白日怕光，夜晚怕黑，人多的地方怕跌倒，人少的地方，怕風。

時時刻刻要復習那毛線球般複雜沉重又甜蜜的糾葛。

美術老師

母親走的時候，你剛將餐車擺定位，豆腐擺盤、油鍋加熱，確定泡菜存量還夠，就取了板凳坐下，又想到塑膠袋要掛起來，免洗筷可能不夠，站起來兜轉一陣後才又坐回板凳。雨大了起來，咚咚敲在塑膠遮雨棚上，清水的風像刀，每晚都在你臉上削割一番，入冬以來，傷痕累累，兩手凍腫，你用食指翻開書包，又闔上書包，又翻開書包撥弄那些講義考卷，又闔上，望著雨絲，和眼前裊裊白煙。

母親不說話，永遠都像和人生悶氣，爸在鎮公所找到清潔隊的工作，她的嘴角終於上揚零點五公分，一聽是菜市場清理水溝，而且要利用肉販菜商上工前的凌晨時間，嘴角又坍塌，你曾經想過，像男人一樣地想過，不快樂你就走吧，這是你和爸唯一能給她的。

早上你給弟妹多帶了一顆滷蛋，你想到他們打開便當的神情，然後想到自己應該要吃飯了，爸說天氣太冷路上沒人時就不要賣了，可是你想好歹要吃個便當賣個一兩份再走。

又忍過一陣兇狠的風，你能夠扯動或運轉的肌肉越來越少，只剩腦袋轉啊轉，不遠處站著三根電線桿，上面密密連纏延伸出理不清的墨色電線，是臺灣街道不能缺少的黑色傷口，你不要這樣醜陋的東西在畫上，想了一天一夜，決定讓電線轉彎，越過高樓和樹木，還飛過高山閃過鳥兒，再連到另一根電線桿上，老師的面容立刻烙上媽媽的影子，冷冷瞪著只講了一句：你不知道這是要參賽的作品嗎？

一字一句都像清水的風，然後你就被打入冷宮，大概有一個學期，老師不讓你出賽，也不要你畫，教室佈置也不用參加，「你放學不是要趕著賣臭豆腐？」

就這樣一路臭到國三。考上職校美工科後，你才確定，雨停了。你對陶藝起了興趣，每日捏著軟軟水水的陶土，想著美好未來即將成形，只要熬過高溫燒塑，

任何可能或不可能的晶光璀璨都會發生，父親卻從垃圾車上摔了下來，摔斷了腿，你們只能搬到山邊，就地取材蓋了間沒有門牌當然也不用房租的鐵皮屋，苦過許多個鐵皮掀翻時啞呀慘叫的颱風天，和大雨滂沱時可以從屋牆裂縫游到屋外的淹水日，你終於當上美術老師。

某大企業的慈善部門熱烈邀聘，請你指導智障小孩捏陶。

禮儀師

你不只一次模擬著幻想著從陽臺牆緣墜落的快感，或衝向自強號讓車頭撞碎顛骨胸骨，要不從父親的機車後座跌下讓後方來車追撞輾壓，只有墜落期間的驚恐比較難受，其餘的，就是痛一下下而已。

做父母的，為什麼從來都不知道自己的影響力有多大，多深，多久，你活在父親的影子下，因為父親真的當你是條狗，當你強壯得可以壓垮父親的影子時，驚駭的老父立刻還以更重的拳頭，讓你知道狗仗人勢的下場。

當拳頭一再加深窟窿的深度，你才知道，父子之間，裂開的鴻溝連太平洋的海水都填不滿。

國小的時候，班上轉來一個新同學，老師為了挪出位置，請班長先坐到你旁邊的空位，那個品學兼優的模範生班長，點頭的同時眼淚就掉下來了，蒼白著臉顫抖著雙手拖動桌椅、書包，同學都抱以無限同情，老師只能假裝沒看到，你心裡想著，這個新轉來的小女生真漂亮，而眼前要死不活靠北靠母的同學老師真欠揍，放學後要全部抓來揍一頓。

升上國中後，你的塊頭更大拳頭當然更有力了，每晚和醉父切磋的結果，你在校園的地位直逼主任教官，尤其遍布大小傷口長短血痂的手臂和大腿，光看就很嚇人，老師管不動，幾次不得以冒著生命危險向父親告狀，或者字跡工整地在聯絡簿寫下「懇請家長嚴加管教」，然後那個原本關小黑的白鐵狗籠就會安安靜靜在灶腳等著你了，遇到父親工作不順情緒惡劣時，會在一陣毒辣抽打猛力搥撞之外，加演潑水戲碼，熱水或冷水的待遇則完全依他心情，你在籠內根本無處閃躲，跳著叫著更會激發父親恨意，或者，快意，你的自尊在一瞬間萎縮成豬狗不如的屎或尿，所有死亡的畫面和方式如惡鬼般不停閃現並演練，所以你也愛聽老師同學的慘叫，你喜歡像父親那樣拿人頭顱去撞牆，那伴隨哀求的清脆碰擊聲最能撩撥心弦，讓萎死的紙片般的自尊快速壯大，你看見自己映在廁所地磚上的影子像父親那樣龐大，可以籠罩全世界。

直到社會局介入，你在育幼院落腳。

彼得潘

你看見子恩一個人在教室吃麥當勞，你很驚訝，張子恩有麥當勞吃卻沒有告訴你，想衝上去理論的時候，子恩忽然抬起頭，眼神充滿悲傷，兩道鮮紅色的淚水慢慢溢出眼眶，流淌到嘴角，滴在脖子，你嚇一跳，而掃具堆前面那個沒人坐的破爛課桌椅上，阿雄正背對你坐著，那個座位鬧鬼，坐過的人都很衰，你和寶

弟曾經星期一起個大早上面畫符唸咒，然後各灑了一泡尿，驅邪！你突然不知道是要叫子恩看阿雄，還是要叫阿雄看子恩，驚慌中，頭上有個晃動的影子，你一抬眼，光頭土灰色的臉卡在燈管上好像市場肉攤上垂吊的豬肝，笨重的身體隨時會把吊燈扯下來，而旁邊，是阿國瞪大眼珠的斷頭，再旁邊，是林欣怡，而孔鏘溼透的身體竟折疊在窗框裡，只露出一張雙眼緊閉的青色的臉……源自五臟六腑與腦殼深處的驚駭鼓脹成一團酸噁氣體，伴隨劇烈心跳迫切向外排擠，一聲驚天動地的尖叫在你睜眼同時震撼耳膜。

深夜裡，阿嬤關心的速度沒那麼快了，自從和輔導老師談過後，面對你這顆已經爆過但隨時還會再爆的炸彈，她變得比較鎮定。

事情發生之前，你的偶像是小豬羅志祥，最大的願望是吃麥當勞，最好的朋友是子恩、阿雄、光頭、寶弟、阿國和孔鏘，最想去的地方是臺北 101 和兒童樂園。

山上的時光比較綠，每個人都悠哉悠哉的，樹木也像人一樣，不管清晨或夜晚，總愛隨風擺頭，擺向誰就和誰談笑，正午日頭最艷的時候，一個個就低頭不語，那憨態和涼椅上的阿公一模一樣，正吐納著天塌下來也吵不醒的午夢泡泡。都市的一切都是灰色，連樹也是。

事情發生之後，你的偶像是我自己，最大的願望還是吃麥當勞，最想去的地方是，天堂。

班上只有八個人，所以做籤只要做八支，而你的運氣特別壞，抬便當有你，掃廁所有你，假日來校打掃也有你，連支援外掃區都逃不了，你不只一次去檢查那個泰山八寶粥做的籤桶，確定班長沒有作弊，到臺北校外教學那次，校長要找一個五年級的代表全校上臺、獻花，然後致詞感謝贊助企業，就那麼註死，還是你，你已經養成什麼事都抱著必死的決心，還好班上同學很麻吉，對這個宇宙無敵超級大衰神還算友愛，當你又被抽到掃廁所還要清水溝時，子恩和光頭那些人很兄弟很義氣地拍拍你肩：你真的太苦命了。然後眉頭深鎖重嘆一口氣，用肝膽相照的豪情喊著，好啦！一句話！幫你啦！

而當你知道自己是全班八個人連同老師九個人唯一一個逃過滅村災難時，只能仰天大哭，就因為阿嬤在颱風來的前一天突然想去湖口姨婆家，你不死心，在收容所兜來繞去找同學，卻老看到抗議群眾聲嘶力竭地爭賠償、爭財產。哭了一個月哭到兩眼腫燙嘴唇乾裂的時候，看著都市上空灰茫茫十分陌生難懂的天，怨恨地問，「為什麼又是我？」

阿嬤說，山崩地裂那個清晨，在大城市上班的子恩媽媽夢見子恩一個人在老家的客廳吃糖果。你去探望子恩媽媽，在門口窺見一個低頭摺蓮花的婦人，而牆上有子恩的黑白照，一股腥鹹海水立刻漲上來淹得你喘不過氣也看不清楚，站了一會後，從屋子旁邊的暗巷走掉了。

一個多月後，當初贊助校外教學的企業又贊助了一次，坐高鐵去臺北 101 和兒童樂園玩，午餐吃麥當勞，下午去洗頭和理髮，只有像你一樣，同學都死光或家人死很多的小孩才可以參加。

萬事幫

你拼命想逃離大家庭，討厭無處閃躲的笑聲、哭聲、交談、吵鬧，尤其是時不時迸發突然壯大或莫名消失的爭執，青春期的時候，連不受干擾好好自慰一場都像美夢般，要看緣份的，根本沒有隱私，那些個孀孀姑姑姨婆舅母，不是在外嚷著「呷旺來」、「呷彭果」、「呷胖」，就是用異常誇張的尖嗓叫罵小孩，一會兒又異常綿軟噁心地疼著哄著，阿嬤阿公動不動就「俊男啊」、「有呷飯沒？枒否（餓否）？」

等這些聲音都踱回房裡時，阿爸或阿叔會突然從門埕那一帶的地方朝內大喊：出來看豬母生豬仔囡喔、緊來喔烏鼠仔抓到了、今天要看火金姑的小朋友快來、要看的擠手！他大伯最愛惡作劇地朝他房門大叫：俊男啊，阿玉仔來囉，緊、緊、緊，出來招待你米來的水某喔。

剛滿十九歲那年，他真的不小心讓阿玉仔大肚子了，阿母提住他耳將他攆在床上，問他是何居心？平日交代拋諸流水，這樣管不住你小雞雞啊，袂見笑，你拿什麼養人家！

你不敢回答就是管不住啊，更不能回答故意的，「誰叫你一看我躺在床上沒在讀書就大驚小怪，沒發燒也被你摸到發燒了！」

沒多久你就懂得了，組織新家庭，是逃離大家庭最愚蠢的方法。

為了養家，你幹過廚師、水電工、裝潢工，在工地挑磚，也賣過保險和靈骨塔，但終究逃不了那紛亂糾結的大毛線球，搬出去的時候，你以為自己是那唯一一條清清楚楚只要抓緊線頭用力一抽就能一躍而出的線，可是經濟方面生活方面帶養小孩方面，那些個姑姑孀孀姨婆舅母，總以其無邊愛心無盡熱情和殷殷叫喚美味飯菜，為你編好一張舒適柔軟可以暫拋煩憂忘記妻小的空中吊床，就是吵了點。

沒想到一場颱風就終結所有聲音。

你果然是那唯一一條清清楚楚只要抓緊線頭用力就能一躍而出的線，一口風就能飛滾一段，你把線黏在溼溼的臉頰，開始大哭，重現無可避免的笑聲哭聲交談吵鬧，尤其時不時迸發突然壯大或莫名消失的爭執，通通回來了，吵得讓人要奪門、要在每張嘴上貼膠帶！

線段萎軟慢慢沉落，你繼續用大雨澆灌，在八月天裡渴望一場又一場豪雨。心慌得六神無主，從此萬事得靠自己了，你自稱幫主，成立萬事幫。

劉玉芬

你蹲在那點火、搨風，鐵桶改建的簡易爐灶上，還安著蒸鍋，遠看，像一個少婦生火煮飯，你又丟了一些白色紙張，火焰冒湧，突地彈出炙烈大舌向你舔舐，他在屋裡一陣心驚，可是你沒閃躲，放任一些無情卻巨大的東西輾壓、侵犯。

有很長一段時間，你到處挖掘。舉著阿公的鋤頭，憑藉樹林位置、山頭方位、日照角度，或者風的氣味、沒來由的預感和直覺，選定地點，鑿挖真相。

你確定自己和平地人長得大同小異，卻對活在人間感到懷疑，每一臺都有麥當勞和偶像劇，每一臺也都在提醒家園的毀滅，很多人開始吵架、尖叫和怒吼，為了土石流發生時到底有沒有黃金七十二小時，有人說沖入土石流等於溺水，想像自己掉入像山谷一樣深的轉動中的預拌水泥車，就知道為什麼只能找到殘碎不全的屍塊。

放眼，一大片乾涸灰礫，原始得好像沉睡中從未被喚醒的星球，可是四野翠綠，腳下的寸草不生顯得太詭異，而無助，於是你懂了，你必須掘出一些什麼，讓世人知道這裡不是外太空，十年之後不會變鬼村，讓活著的人記起親人的氣味和容貌，讓同學看見，日後相聚的信物。

於是挖掘成了每日放學的工作。

但也常常放棄，不得不相信，那些個什麼在另一處，必須重新定位，憑藉河川遺址、樹林方向、山頭位置、日照角度，或者風的氣味、沒來由的預感和直覺，你確定教室已經變成小溪流，操場成了殘木堆，而好朋友的家應該就在你所站地點的正下方，再次揚起鋤頭、砍下，她們一定還有話對你說，關於暑假的計畫、班導的八卦、新來美術老師的手機號碼，還有，班對的秘密，還有，八號的新戀情二十三號的真正愛人和飛輪海的簽唱會，她們總是攬住你頸聚在教室後面說話，然後一起像神經病一樣竊笑或狂笑，你們是六人幫，寫好的作業和數學解答傳來傳去，誰愛誰的心事每次都說好不要講最後也是傳來傳去，畢業旅行的時候講到半夜還被導師亂罵一通，大家說好將來要合開咖啡廳和設計公司，要一起去環島旅行，去臺北找以前的數學老師，還有……

然後，你挖到了！沾滿污泥泡爛又風乾了的陳育珊的國文課本！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少女塗鴉，你激動得跪下來，汗水不停滑落像雨滴，但沒有哭，怕課本一沾水就要融化，像她們那一張張親愛的可愛的臉現在全部溶為水泥一樣，你忍住抖動翻到有塗鴉的最後一頁，上面是六人幫的大頭畫，天啊育珊記得你喜歡的髮型，她把自己留到最後才畫，卻終止在右眼的輪廓，你馬上記起她的淡眉小眼，她總是苦惱著自己的眉毛好醜好醜，可是你再也沒機會告訴她不會不會，只能站起來繼續挖，用力擲下鋤頭，再奮力舉起，不然你們的故事要永遠凝固了。

阿公在屋內一陣心酸，可是始終沒有走出來，他知道攔下你的鋤頭，會觸動淚水的鎖頭，他搞不清楚妳們這年紀的小姐在想什麼，連落雨聲都會怕，多半小心觀察著，你說有空了要回來找朋友，他就牽出和他一樣老的機車頂著滿天塵沙帶你上來同學會，然後在附近的破爛茅屋下候著，和他一樣老的太子宮，是村仔內唯一活下來的建築物，可見上天對老人家還是有眷顧，他會在那一帶繞來繞去，好像巡田，也好像找一個好久不來聊天的老友，直到有人在牆上用很漂亮的字體寫下「家是唯一的想念」，阿公看到後，就止步了，退回茅屋裡說要躲太陽，遠遠看著你生火燒紙，或開墾。

劉朝義

只要想想老家的美好，就比較能活下去。

在臺北打工，你總是這樣度過每個清晨與黃昏，他們說你有憂鬱症，你才覺得他們有神經病，在這樣骯髒的城市也敢大口呼吸大聲笑，真的很勇敢，你不能忍受隨時呼嘯而過的汽機車，隨地可見的垃圾和貓狗排泄物，討厭住一樓的臺灣人，前庭往外推，後院拓寬加蓋，鐵門做好後，門口還要加佔一個停車位，每次停個摩托車就一直看，好像你是小偷，好像你有多白目，為什麼先進的都市人都能接受這一切，把樹砍光光，出門才要戴墨鏡和口罩，放假時又跑到山上擠爆你們回家的路，你得一直想著彩虹瀑布噴灑而下的清涼和葉叢間閃爍起舞的螢火蟲，還有那個贏過阿里山好幾倍的玉打山日出，假裝自己正被群山環繞，才能呼吸得順暢一點。

颱風來的那晚，雨水是用潑的，你們一家都睡不著，老人家都說沒事啦，「下午還聽到青蛙歡喜鳴叫」，可是自己還不是在那邊走來走去，被轟咚一聲嚇得跳起來時外頭有人大喊土石流，學校被沖走了，一家十二口人什麼都沒拿就互相抓緊了跟著跑出去，遠遠看到校長揮趕人群的手勢，就拼命衝，踩著潰堤溪水和爛泥一路上到公墓，回頭一看，泥流淹沒村莊，而大水正往鄉公所那邊去，想到剛剛往那邊分散逃跑的人，腳下一陣寒冷，在平臺上望著灰藍色的天，不能相信美好山野和家園，像溜滑梯一樣急速滑落山谷消失在冒湧滾沸泥水裡，你舉著大帆布的手軟了，裡頭有大批老弱傷殘正用垃圾袋當睡袋，接雨水當開水，阿母急著打聽大伯二姑五叔公的下落，就這樣等了四天四夜，等到焦急失眠的村民都沉靜下來再無力氣砸手機或翻找食物時，直升機來了，你們一家都得救，但族裡親戚、同學，一直沒有消息，你們和那些焦急失眠的村民們一樣，在臨時收容所吃著紅蘿蔔燉豬肉，吃得太快太撐，然後突然想到再也回不去的家，和從小一起跳水抓魚的同學們，就再也無法支撐地痛哭起來……

隔天，衛生局社工來訪，對災民進行心理篩檢，考量家庭情形與身心現況，你被列入「不需輔導」名單，阿爸也催著北上，要你回到上天總是比較疼愛的臺北，回到日常生活，家裡事不要牽掛，不管政府勘查，喊什麼畫定危險區域，一定會想辦法回家的，「就算家沒了，阿爸還在，驚啥啊！？」

你笑了笑，意思是知道了，阿爸放心。

總幹事

清晨六點，你從夢中轉醒，好像有某種聲音在招喚，或干擾，遲遲無法再入睡，只好起身，踱入廟前廣場。

遠方，日頭還沒露臉，群山在薄霧間安睡，只有南風陣陣撫過臉頰。你信步來到香客大樓，用力推開鑲有彩繪琉璃的厚重大門，瞬間回到當時。

直升機偌大的身軀就停在廟前，刮著十級強風讓人站都站不住，四十四位災民由救護人員攙扶著——走下，——被請入大廳，臉上盡是乾涸泥灰，而且滿身泥濘，看不出任何表情，他們順服的領了宋江陣成員穿的、臨時拿來應急的功夫服，依著志工指示喝水、洗澡、進食，用過餐後走失的三魂七魄終於歸位，然後，放聲大哭。

哭聲異常淒厲，聽者肝腸寸斷。這驚動天地的綿長哀喊後來成為你揮之不去的夢境。接下來的幾天，陸陸續續有直升機降落、起飛、降落、起飛，運出一批批驚恐無助的災民，整個大廳人潮洶湧，受災戶、受災戶的親屬、國內外電視臺記者、國內外報刊記者、慈濟志工、政府官員、抗議群眾，身為廟方總幹事，你日夜顛倒領著廟裡義工張羅大量吃食、隨時整理場地，連在冷氣房裡也能汗濕整件襯衫，溝通、指揮、指揮、溝通，宛如命運之神用力執下的陀螺。

有一對潘姓夫妻，成天守在廣場上等待，等待刮起颶風、轟轟響起雷鳴的直升機送來生還家屬，他們的父母、三個女兒，全部失聯，八月十一日，最後一批小林村生還災民抵達，潘姓夫妻雙眼看穿了都看不到熟悉臉孔時，徹底崩潰，你立刻命人整理二樓最寬敞舒適的房間，讓夫妻倆好好休息、平復心情，傍晚，潘先生卻趁太太下樓時，撞牆。

當時你正在廚房。聽說原住民愛吃肉，請人載來一整車紅蘿蔔與豬肉，鍋裡總備著香噴噴紅蘿蔔燉豬肉，結果，原住民朋友用餐時，把紅蘿蔔全部挑開，埋頭猛吃豬肉與雞腿，眾人傻眼，但也稍感安慰，相信樂觀天性終能帶領他們重建家園。

韜虎是你印象最深的原住民朋友，不高，卻粗壯得很，聲音沙啞略帶磁性，當過兩屆高雄縣議員，如今成為那瑪夏鄉南沙魯村對外的溝通管道，在總統先生南下開協調會議的時候，隻身阻擋大批的抗議群眾。那些抗議政府、謾罵官員、拍桌砸椅的臉孔令你錯愕，那一張張五官扭曲面露兇光的面孔明明就不是日日看在眼裡疼在心裡的受災戶，卻敲鑼打鼓出拳動腳爭賠償、爭財產，連警察先生都不放在眼裡，可韜虎憑著蠻力和嗓門，竟能將他們限制在大廳之外，讓協調會順利進行。後來，韜虎成了大愛園區重建家園的總班長，聽說連他那曾怒氣沖沖嚷著要慈濟把老公還來的老婆，也加入志工行列。

之後，記者依約來到香客大樓。一眼就看到冷清咖啡座裡怔怔獨坐的你，你起身自我介紹，請人準備飲料點心，記者禮貌拒絕的同時感謝你願意敞開記憶之窗、協助特別報導的製作，於是你又沉入重重疊疊包裹傷痛與淚水的 2009 盛夏，你說，潘先生撞牆倒地的聲音驚嚇眾人，身軀被抬下樓時正僵硬地抽搐，醫護人員緊急搶救，你後悔自己警覺性太低，原來遭受重大變故的人不能獨處啊，那是第一次，你避開吵雜人群偷偷掉淚。

「那幾天還看到頭蓋骨翻開的小 Baby，媽媽的淚水流乾了也沒有放棄，晚上所有大人背對背撐起塑膠布擋雨，守護這個脆弱的生命……還有一個小林村陳太太，倉皇逃命的時候有帶出奶粉，連續兩天都用雨水泡奶，十號被直升機救下來時，小 Baby 嚴重腹瀉，要馬上送醫治療……」你頓了一下，用哽咽聲音又說著，「韜虎是三包泡麵十九個人吃啊，有湯湯水水進口就好，怕自己多喝一口，下一個人就沒了……」

還有小腿受傷感染蜂窩性組織炎的阿公，徒手挖出土石堆裡的孫子，堅持要回頭去找弟弟和兒子，他媳婦在爛泥裡踩到釘子，還能抓起三個小孩繼續逃命，還有……

每一個故事都吶喊著活命，記者深怕救不到，聽著的同時飛快記下，來不及寫時甚至用畫的。

神秘召喚

那聲音誰都未曾聽過，悠揚，如聖詩吟唱，又低緩得像在啜泣，從遠處飄來，像唱詩班漸行漸近，開窗探查，卻看不到吟唱隊伍的行進身影，於是你更專注，闔眼聆聽、尋覓，開門、下樓、追索，然後跟上，夢遊般順著風勢前進，溫潤月光下一切行動柔和的彷彿磁性物質相互牽引，離開車陣和人群往夜色深處，城市喧囂淡成收音機裡微弱不清的雜訊，你的衣衫飄動，走過想喊住你一時間卻搜尋不到任何字眼的熱心人士，你也習慣了，當熟悉的名字不再從熟稔的嘴唇熟練地發出，甚至，靈肉分離又藕斷絲連的窒息感，瀕臨死亡直達崩潰邊緣的痛與苦，所以當那夾雜軟甜月華淡淡歡喜的歌聲召喚時，你毫不抗拒放任身體移動、跟隨。

終於，都到了盛滿月光的山谷底，圍成不太漂亮的圓，當麻繩垂落到腰際時，你們下意識地抓緊然後纏在腰上或胸口，轉圈，再轉圈，確定自己和繩子再也難分難捨後，便去纏別人的繩子，拿頭栽入他或她的線圈空隙，或者兩人前後並立，一次轉繞兩條麻繩，很快地，你們全部纏在一起，繩索的重量密不可分的糾纏讓人很難獨立，在草地上成了亂七八糟還髒兮兮的龐大線球，可是你們都笑了，而萬事幫笑得最開懷，明顯享受著被牽絆被壓住起不來也跑不掉的沉甸甸的麻煩，彼得潘和劉玉芬還有點靦腆，美術老師流著汗，整個人鬆軟下來仰望星子，於是，都確定自己是活生生的、不孤單的肉體了，有重量的。

開始品嚐那毛線球般複雜沉重又甜蜜的人際糾葛的同時，也立刻記起了被至親擺落且遺棄的恐怖，細微的哭聲馬上逸出，接著都像傳染流感一般，哭聲此起彼落，有人放聲，其他人也不害羞地嚎啕起來，最後終於匯聚成異常磅礴、發自胸骨腹腔直達天上穿透土壤的詭異交響樂，以繁複音節和豐富表現力演繹無邊苦痛。

日出之際，召喚終止，繩索收回。

總幹事

2009年8月28日，原住順賢宮災民收容中心的那瑪夏鄉民族村158位災民準備離開，前往下一個安置點陸軍工兵學校，為感謝廟方費心照顧，特別舉辦小小惜別會，編織原住民傳統的竹籃提袋送給廟方，並以感恩詩歌向工作人員及志工表達謝意，許多人紅了眼眶。握著提袋拿起麥克風時，你還在克制顫抖，但一點也不悲傷地說，「等你們重建家園後，豐年祭再邀請我們一起去喝小米酒唷！」

2010年3月14日，靺虎在大愛村接受電視臺訪問，坦誠災難發生至今遭受許多批評，參與慈濟重建工程時，更要面對族人的誤解、妻子的反對，在談及終於

得到太太諒解、願意同心做慈濟時，掉下了男兒淚；而抽菸、喝酒、嚼檳榔，確實不是布農族的傳統，他願與大愛園區的族人溝通，而對於眼前的一切，充滿感恩。

你站在香客大樓的大電視機前，對著靚虎的眼淚，落淚。

劉朝義

一個月後，你被同事發現上吊在工寮，床上桌上凌亂散佈著酒瓶。報紙的社會版下了這樣的註解，「留下的，終究選擇離開……」同時詳細介紹了那瑪夏鄉和楠梓仙溪令人戀戀不捨的美麗，記者感性地結論：老天爺造就這一切，也親手毀了這一切。

那一年，你二十九歲。像小林村罹難者家屬在樹上繫黃絲帶一樣，阿爸保留了那條工地用的麻繩，慎重綁上黃色緞帶，裝好揣在懷裡，喃喃唸著 21 線搶通了，回家囉……

劉玉芬

回去的路上，阿公突破轟隆引擎的包圍，喊問著暗時要吃什麼，你因為哭得太專心沒怎麼聽見，又怕阿公不高興，很是抱怨地說，山下學校的功課太多，害我沒時間寫信給同學，沒時間哭！

阿公搖搖頭，再次運轉油門，打算衝出這片黯淡天色……

萬事幫

有個二十出頭的宅男來電，要收購男性穿過、有味道的襪子。你想了想，潛入民宅竊取洗衣籃裡的髒襪子是最快方法，可是沒必要為了賺幾個錢犯法，況且竊盜不是你專長，而且，要多臭多酸才算有味道，你搔著頭，直接坐上機車騎到客戶家，見到宅男後，當場脫了自己的襪子遞上去，老實說，對方舉到鼻前驗貨那一刻，早上吞下肚的水煮蛋玉米濃湯險險要露出原型，沒想到對方滿意地點了點頭，你跟著陪笑，表示任務達成，有萬事幫萬事 OK，拿了三百塊有點心虛又有點高興地離開了。

有父母要求跟監兒子、海蟑螂要求去法拍屋潑尿、喪家委託守靈，還有代陪老人、代跑銀行、代遛狗、代送禮、代掃墓、代搬家、代點光明燈，你在網站匿名「萬事皆可幫」，歡迎來電，協助告白、終結愛情，無論大小事，「萬事幫」幫你完成！

對外，都說是開當舖，人力公司兼營時間當舖，客人要以等值物品換取時間人力，你也不拒絕。因為 case 太多，生意好到引起平面周刊記者注意，她問你立幫緣起，你笑笑講出「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這種話，得意歸納出委託人中以二十五歲到三十五歲的女性出手最大方，她問你為何梅雨季休幫，七八月旺季也休幫，你說要陪家人，她又問，聽說你家人在八八風災全部罹難，你說搞錯了，生在大家庭人多嘴雜……你發現天色暗了下去，越來越多灰色雲朵在附近聚集、

喧鬧，開始焦躁起來，女記者順你眼神看向窗外，也察覺變天了，趕著追問最特別的案子和平均月收入，你急切站起，說家人要來了請你們快出去，女記者看著攝影記者，攝影記者看著女記者，一顆雨滴打落窗溝，又一顆，你吼著出去出去，快出去！

來客極不甘願，收著器材和文件，被莫名羞辱的驚慌寫在臉上，大批雨滴叮叮咚咚叮叮輕快落下，最後索性用推的把攝影器材連同客人向外迫擠，關門鎖緊。

爬上窗臺坐定後，你任兩腳旋盪在十樓高的風雨中，兩手緊抱著一本滿是回憶的大相簿，哭著，笑了……

彼得潘

設計師的電動推刀在耳邊吱吱作響，你突然記起，山崩地裂那個清晨，子恩也有來，你們一起去阿公的菜園餵雞餵鴨，一隻吃得太飽的鴨子對你們嘎嘎叫個不停，矮籬笆裡到處是臭得很新鮮的雞鴨屎糞，子恩卻忽然轉頭說，再見。

再見。

設計師的推刀就要爬上頭頂了，你驚起一陣顫慄，身後很多拿著糖果高興地跑來跑去的辮子頭和三分頭，有幾個女同學在遠一點的地方寫白板，鏡子裡的阿嬤雙手抱胸，微笑著看你，許多尖尖刺刺的短毛飛揚在四周，氣氛很熱鬧，那些接受記者訪問的阿姨阿婆又在擦眼淚，你快要張不開眼睛了，身後大人鼓譟著，要你忍耐不要揉不要揉。

推刀再次爬過耳際時，一陣酥酥麻麻的掌聲響起，那些眼底閃著水光的大人突然興奮起來，好像抽到好運籤似的喊著：理好了！理好了！

禮儀師

你還在摸索老師院長的脾性時，拳頭就已經知道不能鬆懈了。原來失愛少年可以如此輕易組成一座彈藥庫，原來青春與叛逆睡在同一張床上，有破洞的心，期待被縫補又害怕被窺看，根本禁不起挑動和刺探，你在一場群體鬥毆事件中被迫離開育幼院。

你不在的時候，被愧疚和淡淡思念包圍的父親，也就是個憨直寡言的中年勞工，皮膚黝黑，微笑時傻傻露出一排黃牙，你回到家，他不會當父親的事實又那麼明白地曝曬在陽光下，你被他拖入暗影，用最熟悉的方式愛著。

直到你逃離，把自己像難以回收不好消滅的寶特瓶一樣拋出家門，過著收入不穩居無定所的流浪漢生活，走投無路時報了那個辦給國中失學青少年的職涯體驗課。

你認份上了半年課，也接受實習課程的安排。可是總經理第一眼看到你，還是愣住了，好像看到黑社會版刺龍刺鳳的牛鬼蛇神，比寺廟石壁上的地獄圖象還恐怖，他難以理解時下的青少年，正如你第一次看到大體。

你無法不盯著他，就算腳底發麻牙齒打顫，也要盯著他，就怕錯過那往生者

突然張眼的時刻，你得讓他知道，你會助他渡向彼岸步入來生，在陰陽交界的混沌不明處也不用害怕，免得他不聽指揮甚至變成殭屍來索命。之後，你陷入一次又一次的「禮生就位」、「獻祭物」、「奠拜」、「扶、送棺」，重複又重複地演練完全合乎舞臺標準的表情儀態、站立姿勢、音量語調、鞠躬角度和獻花獻香的手勢、扶棺送棺的動作，終於從翻攪滾動的掙扎恐懼變成莊重肅穆的禮儀師，帶領家屬和亡者，在最後一場戲裡，完美謝幕。

你才知道親情間原來有那麼多那麼多拳頭打不爛巴掌甩不掉的生離死別，那樣濃烈的不捨和悲慟，完全溢出事前的排練、佈置與走位，竟能將你慢慢推出家暴陰影，憶及父親時你深深渴望，原諒。

你要讓他知道，你原諒他了，真的，你原諒了，父親卻早一步蒙主原諒，祂用很激進很猛烈的土石流接收了他，連狗籠都收得一乾二淨，放眼蒼茫大地，你像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年輕人，低頭對著乾涸泥地，喜悅卻很小聲、像對情人懺悔似地低喃著，我要報考丙級禮儀師了……不知道考不考得上……以前基礎太差你要保佑我咧……至少讀到高中畢業……也許將來……有一天……送你一程……

美術老師

年輕的時候，對窯內的世界極好奇，無時無刻想像著，一千度的高溫凌虐下，銅幣會如何？花朵會如何？磚塊會如何？布料會如何？而你日夜精雕細琢淋釉施藥的坯體又會如何？實習期間每天偷渡一種物品進去燒，好像自己是愛迪生，很快就能翻轉世界並創造一朵朵振奮人心的驚世瓷花，因此當你看到那些淌著口水歪嘴斜眼的孩子時，陌生又奇異的感覺立刻浮湧，你又想知道，結果會如何？

況且這些孩子的可塑性和陶土不相上下，便答應了。

結果當然不是達利畫上因為曝曬過度懶懶流動的軟時鐘，也不是風一吹隨即灰飛煙滅的乾燥花，孩子的精力與破壞力遠在可塑性之上，他們也要老師見識他們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上課期間輪番偷渡老師的耐心體力進去燒，好像自己是愛迪生，很快就能翻轉教室並創造出一個個震撼師長的驚世瓷娃，短短二年內，你屢屢進出醫院，課程結束後的善後工作，那些飛天泥渣遍地暗器，全部委請助教整理、收拾，不然你教不下去了。

很多年後回想起來，這個被敬稱美術老師的工作其實沒那麼苦澀，至少，那個助教後來被你娶回家了。

但是很多事再回想起來，苦澀還是比較多，最大的苦難在二女兒出生後降臨，你以為醫生產檢也像你啟動鍋爐巡視窯房那樣，很多步驟都會再三確認，沒想到子宮內的窯變這麼恐怖，你們燒出一個畸形，隔著玻璃牆隔著保溫箱，你還是不忍卒睹，那樣一個唇顎裂開上肢末端萎縮下肢相連的怪物，如果它夠巨大，你一定毫不留情擊敗它，可是它是那麼小一個，小得連淚水都能淹沒，好幾次在撇過頭去時忽然看到母親離開的身影，當年應該哭泣的，你驚訝自己竟然能在臭豆腐攤上忍過一個又一個凜冽的寒冬，可是當年應該哭泣，當年沒有哭媽媽，攢下的淚水竟然用來哭女兒！

之後是一連串走不到盡頭的手術、急救、轉診，眼睜睜看那青蛙無助卻異常乖順地任人翻動察看，你努力在加護病房和寶來山上快荒廢的工作室間奔波，等氣切手術也完成，終於可以返家時，她已經是個週歲的孩子。

你清楚記得，颱風來的那晚，你答應四歲的大女兒去坐摩天輪，要獎勵她一年來把爸媽讓給妹妹，雖然嫉妒哭鬧的時候比較多，可是多少該彌補一年來的疏忽，只要風停雨歇，太陽公公出來了就走，沒想到這微小平凡的家庭再沒有天晴的時候，你在二樓趕一個景泰藍結晶釉皿，也監督窗外的鬼哭神號，凌晨兩點多伏案休息前，還下樓察看家人，死神卻在清晨微光中騎著土石流無聲來襲。

一樓滅頂。

起初，他們也是心慌得很，甚至願意回到淚水澎湃隨時潰堤的時光，那時圍繞在身邊的人很多，很吵，熱鬧得連衣櫃底層、電視機後面電線纏繞的地方都被聲音填得實實的，可是人潮退去攝影機撤離後，變得再也沒有什麼東西能抵擋心底和門外的落雨聲。直到神秘召喚，跟著能夠熨貼驚恐的歌聲來到盛滿月光的山谷，六人一組拉緊繩索，彼此密密糾纏，直到日出之際，直到傷口長出新芽。

劉朝義卻提前退出，對災難很熟悉的總幹事來遞補，他拉起他的線，教大家像泰山一樣跳盪，像輻射飛椅那樣坐著旋轉，他說，飛吧，飛翔的快樂直達天聽，他們會知道的……